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



大学生必读

DA XUE SHENG BI DU

台湾小说选

(一)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

大 学 生 必 读

DA XUE SHENG BI DU

台湾小说选

(一)

《台湾小说选》编辑委员会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湾小说选(一、二、三)/《台湾小说选》编辑委员会,人民文学出版社编.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1

(大学生必读)

ISBN 7-02-003603-1

I. 台… II. ①台… ②人…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8481 号

责任印制:李 博

台湾小说选
Tai Wan Xiao Shuo Xua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992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2.125 插页 6

197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3603-1/1·2747

定价 60.00 元

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加强语言文学主干课教学,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经过反复酝酿和认真讨论,于2000年制订并通过了“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生专业阅读书目”,共100部,同时明确提出,各学校应把学生阅读作品情况,作为专业主干课成绩考核内容之一。2001年2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将书目通知全国各高校开始使用。在这批指定书目中,绝大多数图书都是我社出版的,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大学生必读”丛书。入选图书均为古今中外具有代表性的文学著作,具有很强的经典性和学术性。同时由于丛书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学术风尚和成就,其学术史意义同样不可低估。入选图书不仅是语言文学专业大学生从事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书籍,同时也是其他专业大学生加强人文素养、丰富文化底蕴、促进专业学习的重要读物。可以说,这是一套面向新世纪所有大学生的高质量、高品位的素质教育读物,应当成为大学生们的藏书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年10月

目 录

(一)

先生妈·····	吴浊流 (1)
送报夫·····	杨 逵 (14)
贫贱夫妻·····	钟理和 (45)
姊妹会·····	林衡道 (57)
永远的尹雪艳·····	白先勇 (73)
姐姐的心·····	於梨华 (87)
将军族·····	陈映真 (99)
嫁妆一牛车·····	王祯和 (113)
小林来台北·····	王祯和 (133)
青番公的故事·····	黄春明 (155)
锣·····	黄春明 (173)
低等人·····	杨青矗 (237)
上等人·····	杨青矗 (255)
升·····	杨青矗 (270)
炸·····	王 拓 (287)
金水婶·····	王 拓 (317)
奖金二〇〇〇元·····	王 拓 (366)
彩凤的心愿·····	曾心仪 (404)
逆 旅·····	冯辉岳 (430)
打牛荖村·····	宋泽莱 (439)
陆军上士陶多泉·····	方 方 (488)
吴李锦凤的礼拜天·····	奚 淞 (503)

先生妈

吴浊流

后院那扇门，咿啞的响了一声，开了。里面走出一个有福相的老太太，穿着尖细的小鞋子，带了一个丫头；丫头手提着竹篮子，篮子里放着三牲和金银纸香。

门外有一个老乞丐，伸着头探望，偷看门内的动静，等候老太太出来。这个乞丐知道老太太每月十五一定要到庙里烧香。然而他最怕同伴晓得这事，因此极小心地隐秘此事，恐怕泄漏。他每到十五那天，一定偷偷到这个后门等候，十年如一日，从来不缺一回。

当下他见到老太太，恰如遇着活仙一样，恭恭敬敬地迎接。白发蓬蓬，衣服褴褛补了又补，又有一枝竹杖油光闪闪，他到老太太跟前，马上发出一种悲哀的声音：

“先生妈，大慈大悲！”

先生妈听了怜悯起来，立刻将乞丐的米袋拿来交给丫头，命令她：

“米量二斗来。”

但丫头踌躇不动。先生妈看了这情形，有点着急，大声喝道：

“有什么东西可怕，新发不是我的儿子吗？零碎东西，不怕他快快拿来。”

“先生妈对是对的，我总没有胆子，一看见先生就惊得要命。”

说着，小心翼翼地进去了。她观前顾后，看看没有人在，急急开了米柜，量米入袋，仓仓皇皇跳出厨房，走到先生妈面前，将手掌抚了一下胸前，才不那样怕。因为厨房就在钱新发房子的隔壁，量米的时候如果给钱新发看见，一定要被他臭骂一顿。他骂人总是把人骂得无容身之地，哪管他人的面子。

有一次丫头量米的时候，忽然遇见钱新发闯进来，他马上发怒，向丫头吓道：

“到底是你最坏了。你不量出去，乞丐如何得到。老太太说一斗，你只量一升就成了。”

丫头听了这样说法，不得不依命量出一升出来。先生妈问明白这个缘故，马上发怒骂道：

“蠢极了！”

借了乞丐的杖子，凶凶狂狂一直奔了进去。钱新发尚不知道他的母亲发怒，仍在吵吵闹闹，说了一篇道理。

“岂有此理，给乞丐普通一杯米最多，哪有施一两斗米的！”

母亲听了这话，不分皂白，用乞丐的杖子乱打一顿骂道：

“新发！你的田租三千多石，一斗米也不肯施，看轻贫人。如果是郡守、课长一来到，就大惊小怪，备肉、备酒，不惜千金款待他们。你成走狗性看来不是人了。”

骂着，又拿起乞丐的手杖向钱新发打下去。家人吓得大惊，七口八嘴向老太太求恕，老太太方才息怒。钱新发敢怒而不敢言，气无所出，只怨丫头生是生非。做人最难，丫头也无可奈何，不敢逆了老太太，又难顺主人，不得不每月到了十五日依然慌慌张张，量出米来交给乞丐。

后来到了战局急迫，粮食开始配给，米也配分。先生妈因时局的关系不能施米，不得不用钱代了。丫头每月十五日的忧郁，到了这时候，才解消。

钱新发是K街的公医，他最喜欢穿公医服外出，旅行、大小

公事、会葬、出诊，不论何时一律穿着公医服。附近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看见他穿着普通衫裤。他的公医服常用熨斗熨得齐齐整整像官家一样，他穿公医服好把威风摆得像大官一般。他的医术，并没有精通过人，只能算是最普通的，然而他的名声远近都知道。这伟大的名声是经什么地方来的呢？因为，他对患者假亲切，假好意。百姓们都是老实人，怎能懂得他的个中文章，个个都认错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所以他的名声传得极普遍的。这个名声得到后，他就能发财了，不出十四五年，赚得三千余石的家财。钱新发，他本是贫苦人出身。在学生时代，他穿的学生服补了又补，缝了又缝，学生们都笑他穿着柔道衣。他的学生服，补得厚厚的，实在像柔道衣。这样的嘲笑使他气得无言可对，羞得无地自容，但没有办法，只得任他人嘲弄了。他学生时代，父亲做工度日，母亲织帽过夜，才能够支持他的学费。他艰难刻苦地过了五年就毕业了。他毕业后，聘娶有钱人的小姐为妻。叨蒙妻舅们的援助，开了一个私立医院。开院的时候，又靠着妻舅们的势力，招待官家绅商和地方有势者，集会一堂，开了极大的开业祝宴，来宣传他的医术。这个宴会，也博得当地人士的好感，收到意外的好成绩。于是他愈加小心，凡对病者亲切切，不像是普通开业医仅做事务的处置。病者来到，问长问短说闲话。这种闲话与病毫无关系，但是病者听了也喜欢他的善言。老百姓到来，他就问耕种如何；商人到来，他就问商况怎么样；妇人到来，他就迎合女人的心理。

“你的小相公，斯文秀气，将来一定有官做。”

说的总是奉承的话。

又用同情的态度，向孩子的母亲道：

“此病恐怕难医，恐怕发生肺炎，我想要打针，可是打针价钱太高，不敢决定，不知尊意如何？”

他用甜言商量，乡下人听见孩子的病厉害，又听见这些甜言

顺耳的话，多么高价的打针费，也情愿倾囊照付。

钱新发不但这样宣传，他出诊的时候，对人无论童叟，一样低头敬礼，若坐轿，到了崎岖的地方也不辞劳苦，下轿自走，这也博得轿夫和老百姓的好感。

他在家里有闲的时候，把来访的算命先生和亲善好事家作为宣传羽翼。他的宣传不止这二三种，他若有私事外出也不忘宣传，一定抱着出诊的皮包来虚张声势。所以，他的开水特别好卖。

钱新发最关心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银行存款折，存款自一千元到了二千元，二千元不觉又到三千元，日日都增加了，他心里也是日日增加了喜欢，盘算着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上一万元。预算已定，愈加努力，越发对患者打针获利。到了一万元了，他就托仲人买田立业，年年如是。不知不觉他的资产在街坊上也算数一数二的了。

然而，钱新发少时经历过贫苦，竟养成了一种爱钱癖，往往逾过节约美德的界限外。他干涉他母样的施米，也是这种癖性暴露出来的。虽然如此，他也有一种另外的大方。这是什么呢？凡有关名誉地位的事，他不惜千金捐款，这样的捐款也只是为了业务起见，终不出于自利的打算。所以他博得人们的好评，不知不觉地成为地方有力的士绅了。当地的名誉职，被他占了大半。公医、矫风会长、协议会员、父兄会长、其他种种名誉的公务上，没有一处会漏掉他的姓名。所以他的行为，成为 K 街的推动力。他率先躬行，当局也信任他。国语家庭，改姓名，也是他为首。

可是，对于“先生妈”他总不能如意，他不得不常劝他母亲：

“知得时势者，方为人上人，在这样的时势，阿妈学习日本话好不好？”

“……”

“我叫金英教你好妈？”

“蠢极了，哪有媳妇教妈妈的！”

“阿妈不喜欢媳妇教你，那么叫学校里陈先生来教你。”

“愚蠢得很，我的年纪比不得你。你不必烦劳，我在世间不久，也不累你了。”

钱新发没有法子，不敢再发乱言，徒自增加忧郁。

钱新发的忧郁不单这一件。他的母亲见客到来，一定要出来客厅应酬。身穿台湾衫裤，说出满口台湾话来，声又大，音又高，全是乡下人的样子。不论是郡守或是街长来，也不客气。钱新发每遇官客到来，看了他母亲这样应酬，心中便起不安，暗中祈求：“不要说出话，快快进去。”可是，他母亲全不应他的祈求，仍然在客厅上与客谈话，大声响气，统统用台湾话。钱新发气得没话可说，只在心中痛苦，钱家是日语家庭，全家都禁用台湾话。可是先生妈全不懂日本话，在家里没有对手谈话，因此以出客厅来与客谈话为快。台湾人来的时候不敢轻看她，所以用台湾话来叙寒暄，先生妈喜欢得好像小孩子一样。日本人来的时候也对先生妈叙礼，先生妈虽不懂日语，却含笑用台湾话应酬。钱新发每看见他的母亲这样应酬，忍不住痛苦，感到不快极了。又恐怕因此失了身分，又错认官客一定会轻侮他。钱新发不单这样误会，他对母亲身穿的台湾衫裤也恼得厉害。

有一天，钱新发在客人面前说：“母亲！客来了，快快进后堂好。”先生妈听了，立刻发怒，大声道：“又说蠢话，客来，客来，你把我看做眼中钉，退后，退后，退到哪里去？这不是我家吗？”

骂得钱新发没脸可见人，脸红了一阵又一阵，地若有孔，就要钻进去了。从此以后，钱新发断然不敢干涉母亲出客厅来。但心中常常恐怕因此失了社会的地位，丢了自己的面子，烦恼得很。

钱新发，当局来推荐日语家庭的时候，他以自欺欺人的态

度对调查员说了他母亲多少晓得日本话应酬,所以能通得过了。钱新发已被列为日本语家庭,而对此感到无上光荣。马上改造房子,变为日本式的。设备新的榻榻米和纸门,采光又好,任谁看到也要称赞的。可是这样纯粹日本式的生活,不到十日,又惹了先生妈发怒。先生妈根本不喜欢吃早餐的“味噌汁”,但得忍着吃,也忍不住在日本草席上打坐的苦楚。先生妈吃饭的时候,在榻榻米上强将发硬的腿屈了坐下,坐得又痛又麻,饭也吞不下喉,没到十分钟,就麻得不能站起来了。

先生妈又有一个习惯,每日一定要午睡。日本房子要挂蚊帐,蚊帐又大,又难挂,不但难挂,又要昼晚挂两次,恼得先生妈满腔郁塞。这样生活到第九天晚饭的时候,桌上佳味,使她吃得久,先生妈脚子麻得不能动,按摩也没有效。钱新发没可奈何,不得不把膳堂和母亲的房子仍然修缮如旧。钱新发敢怒不敢言,没有法子,只在暗中叹气。他一想起他的母亲,心中像被阴云遮了一片。想要积极地进行自己的主张,又难免与母亲冲突。他的母亲顽固得很,钱新发怎样憔悴,怎么局促,也难改变他母亲的性情。若要强行,一定受他母亲打骂。不能使母亲觉悟,就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虽然如此,钱新发并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在能实现的范围内就来实现,不肯落人之后。台湾人改姓名也是他为首。日本政府许可台湾人改姓名的时候,他争先恐后,把姓名改为金井新助。马上挂起新的名牌,同时家族开始了穿和服的生活。连他年久爱用的公医服也丢开不问。同时又建筑纯日本式的房子。这个房子落成的时候,他喜欢极了,要照相作纪念。他又想要母亲穿和服,奈何先生妈始终不肯穿,只好仍然穿了台湾服拍照。金井新助心中存了玉石同架的遗憾,但也不敢说出来,只得自恼自气着。然而先生妈拍照后,不知何故,将当时准备好的和服,用菜刀乱砍断了。旁人吓得大惊,以为先生妈一定是发了狂了。

“留着这样的东西，我死的时候，恐怕有人给我穿上了，若是穿上这样的东西，我也没有面子去见祖宗。”

说了又砍，砍得零零碎碎的，旁人才了解先生妈的心事，也为她的直肠子感动了。

当地第一次改姓名的只有两位。一位是金井新助，一位是大山金吉，大山金吉也是地方的有力者，又是富家。这两个人常常共处，研究日本生活，实现日本精神。大山金吉没有老人阻碍，万事如意。金井新助看了大山金吉改善得快，又恐怕落后，焦虑得很，无意中又想起母亲的顽固，恼得心酸。

第二次当局又发表了改姓名的名单，当地又有四五个，总算是第二流的家庭。金井新助看了新闻，眉皱头昏，感觉自尊心崩了一角。他的优越感也被大风摇动一样，急急用电话来联络同志。须臾，大山金吉穿了新缝的和服，手拿一枝黑柿杖子，足登着一双桐屐，嚟嚟地来到客厅。

“大山君，你看了新闻吗？”

“没有，今天有什么东西发表了？”

“千载奇闻。赖良马改了姓名，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资格呢？”

“唔！岂有此理……呵呵！徐发新、管仲山、赖良马……同是鼠辈。这般猴头老鼠耳，也想学人了。”

金井新助忽然拍案怒吼：“学人不学人，第一没有‘国语家庭化’，又没有榻榻米，并且连‘風呂’（日本浴桶）也没有。”

“这样的猴子徒知学人，都是スフ。”（原文 Staple Fiber 人造纤维，非真货之意。）

“唔！”

“当局也太不慎重了。”

二人说了，愤慨不已。沉痛许久，说不出话来。金井新助不得已，乱抽香烟，将烟和叹气一齐吐出来，大山金吉弄着杖子不禁忧郁自嘲地说：“任他去。”说罢叹出一口气来，将话题换过。

“我又买了一个茶橱子，全身是黑檀做的，我想乡下的日本人都没有。”

“日后借我观摩。我也买了一个日本琴，老桐树做的。这桐树是五六百年的。你猜一猜值多少钱呢……花了一千两百块钱了。”

大山金吉听见这话，就上去看装饰在“床间”的日本琴，拿来看，拿来弹。

郡守移交的时候，新郡守到地方来巡视。适逢街长不在，助役代理街长报告街政大概。接见式后，新郡守就与街上的士绅谈话，金井新助也在座。他身穿新缝的和服，这和服是大岛绸做的，风仪甚好，一见谁也认不出他是台湾人。新郡守是健谈的人，态度殷勤，问长问短。这时候，助役一一介绍士绅，不意中说出金井新助的旧姓名。新助听了变了脸色红了一阵又一阵，心中叫道“助役可恶”。他的憎恶感情勃勃涌起来了，同座的士绅没有一个知道他的心事。他用全身之力压下自己的感情，随后又想到他在职业上与助役抗争不利，不如付之一笑，主张已定，仍然笑咪咪的，装成谦让的态度谈话，助役虽然又介绍金井氏的好处，然而终难消除他心里被助役污辱了的感情。

第三次改姓名发表了，他比以前愈加忧郁。人又多，质又劣，气成如哑子一样，说不出来的苦。不久又发表了第四次改姓名，他看了新闻，站不得，坐不得。只得信步走出，走到大山氏家里。看到大山氏放声叫道：“大山君，千古所未闻，从没有这样古怪。连剃头的也改了姓名。”大山金吉把金井拿的新闻看了，哑然连声都喘不出，半晌，只吐出一口大气。金井新助禁不得性起，破口骂出台湾话来，“下流十八等也改姓名。”他想，改姓名就是台湾人无上的光荣，家庭同日本人的一样，没有逊色。一旦改了姓名，和日本人一样，丝毫无差。然而剃头的、补皮鞋的、吹笛卖艺的也改了姓名。他迄今的努力，终归水泡，觉得身份一泻千

里，仍坠泥泞中，竟没有法子可拔。他沉痛许久，自暴自弃地向大山氏说：

“衰，最衰，全然依靠不得，早知这样……”不知不觉地吐出真言。他的心中恰似士绅的社交场，突然被褴褛的乞丐闯入来一样了。

有一天，国民学校校庭上，金井良吉与石田三郎，走得太快了，突然相碰撞，良吉马上握起拳头，不分皂白向三郎打下。三郎吓道：

“食人魃子，我家改了姓名。不怕你的。”

喝着立刻向前还手。

良吉应声道：

“你改的姓名是スフ。”

三郎也不让他，骂道：

“你的正正是スフ。”

骂了，二人乱打一场。

三郎力大，不一会良吉被三郎推倒在地。三郎骑在良吉身上乱打，适逢同校六年级的同学看到，大声吓道：“学校不是打架地方。”说罢用力推开。良吉乍啼乍骂：“莫迦野郎，没有日本浴桶也改姓名，真真是スフ。”

“你有本事再来。”

二人骂了，怒目睁睁，又向前欲打，早被六年级的学生阻止不能动手。良吉的恨不得消处，大声骂道：

“我的父亲讲过剃头的是下流十八等，下流，下流，下流末节，看你下流！”良吉且骂且去了。

金井良吉是公医先生的小相公。石田三郎是剃头店的儿子。这两个是国民学校三年级的同学，这事情发生后的二三日，剃头店的剃头婆，偷偷来访问先生妈。

“老太太，我告诉你，学校里你的小贤孙，开口就骂，下流，下

流,スフ,スフ,想我家的小儿,没有面子见人。老太太对先生说知好不好?”

剃头婆低言细语,托了先生妈归去。

晚饭后,金井新助的家庭,以他夫妇俩为中心,一家团聚一处娱乐为习。大相公、小姐、太太、护士、药局生等,个个也在这个时间消遣。到了这时候,金井新助得意扬扬,提起日本精神来讲,洗脸怎样,吃茶、走路、应酬作法,这样使得,这样使不得,一一举例,说得明明白白,有头有尾,指导大家做日本人。金井先生说过之后,太太继续提起日本琴的好处,插花道之难,且讲且夸自己的精通。药局生最喜欢电影,也常常提起电影的趣味来讲。大学毕业的长男,懂得一点英语,常常说的半懂不懂的话来。大家说了话,小姐就拿日本琴来弹,弹得叮叮当当。最后大家一齐同唱日本歌谣。此时护士的声音最高最亮。这样的娱乐每夜不缺。

独有先生妈,绝不参加,吃饭后,只在自己房里,冷冷淡淡。有时蚊子咬脚,到了冬天也没有炉子,只在床里,凭着床屏,孤孤单单拿被来盖脚忍寒。她也偶然到娱乐室去看看,大家说日本话。她听不懂,感不到什么趣味,只听见吵吵嚷嚷,他们在那里做什么是不知道的。所以吃完饭,独自到房间去。然而听了剃头婆的话,这夜饭后她不回到房间里。等大家齐集了,先生妈大声喝道:

“新发,你教良吉骂剃头店下流是什么道理?”

新助吞吞吐吐,勉强地辩解了一番,然而先生妈摇头不信,指出良吉在学校打架的事实来证明。说明后就骂,骂后就讲。

“从前的事,你们不知道,你的父亲做过苦力,也做过轿夫,你骂剃头是下流,轿夫是什么东西哪?”

大声教训,新助此时也有点觉悟了,只有唯唯而已。

但是过了数日，仍然是木偶儿一样，从前的感情又来支配他一切。

十五日早晨，先生妈轻轻地咳嗽着，要去庙里烧香。老乞丐仍在后门等候，见了先生妈，吃了一惊，慌忙问道：

“先生妈，元气差多了，不知什么地方不好？”

先生妈全不介意，马马虎虎应道：

“年纪老了。”

说了就拿出钱来给乞丐。

次日先生妈坐卧不安，竟真病了。病势逐日加重。虽也有进有退，药也不能医真病。

老乞丐全不知此事，到了来月十五日，仍在后门等候。然而没有人出来，乞丐愈等愈不安，翘首望内，全不知消息。日将临午，丫头才出来。

“先生妈病了，忘记今天是十五日，方才想起，吩咐我拿这个钱来给你。”

说罢将二十元交给乞丐就要走。乞丐接到一看，平常是伍元，顿觉先生妈病情不好了，马上向丫头哀求着要看先生妈一面。丫头就怜乞丐的心情，将他偷偷带进去。乞丐恭恭敬敬地站在先生妈的床头。先生妈看乞丐来了，就将瘦弱不支之身躯用全身的力撑起来坐。

“我想不能再见了，来得好，来得最好。”

说罢喜欢极了，请乞丐坐。乞丐自忖衣服褴褛，不敢坐上漆光洁亮的凳子，谦让了几次，然而先生妈强劝他坐，乞丐不得不坐下。先生妈才安心和乞丐闲谈，谈得很愉快，好像遇到知己一样，心事全抛。谈到最后……

“老哥，我在世一定不长久了。没有什么所望的，很想再吃一次油条，死也甘心。”

先生妈想起在贫苦时代吃的油条的香味，再想吃一次。叫

新助买，他又不买，因为新助是日语家庭，吃味噌汁，不吃油条的。

次日乞丐买了油条，偷偷送来。先生妈拿油条吃得很快乐，嚼得很有味，连赞数声好吃。“老哥，你也知道的，我从前贫苦得很，我的丈夫做苦力，我也每夜织帽子到三更。吃蕃薯签过的日子也有。我想那个时候，比现在还快活。有钱有什么用？有儿子不必欢喜，大学毕业的也是个没有用的东西。”

先生妈说了，叹出气来。乞丐听得心酸，先生妈感到凄凉的半生，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泪下。乞丐怜悯地安慰她道：

“先生妈不必伤心，一定会好的。”

“好，好不得，好了有何用呢？”

先生妈自嘲自语，语罢找了枕头下的钱，拿来给乞丐。乞丐去后，先生妈叫新助到面前，嘱咐死后的事。

“我不晓得日本话，死了以后，不可用日本和尚。”

嘱咐了一番。

到了第三天病状急变，先生妈忽然逝去。然而新助是矫风会长，他不依遗嘱，葬式不用台湾和尚，依新式举行。会葬者甚众，郡守、街长、街中的有力者没有一个不到来。然而这盛大的葬式里，没有一个痛惜先生妈，连新助自己也不感悲伤，葬式不过是一种事务而已。虽然这样，其中也有一个人真心悲痛的，这就是老乞丐。出丧当日，他不敢近前，在后边遥望先生妈的灵柩而啼哭。从此以后每月到十五日，老乞丐一定备办香纸，到先生妈的坟前烧香。烧了香，老乞丐看到香烟缭绕，不觉凄然下泪，叹一口气说：

“呀！先生妈，你也和我一样了。”

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四月

选自《台湾作家选集》